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情史類略 第十一卷 情化類

化女 洛中二行賈，最友善。忽一年少者腹痛不可忍，其友極為醫治，幸不死。旬餘而化為女。事聞撫按，具奏於朝。適二賈皆未婚，奉旨配為夫婦。此等奇事，亙古不一二見者。萬曆丙戌年事，見《邸報》。

既相友善，即夫婦矣。雖不化女可也。

石尤風

石尤風者：傳聞為石氏女，嫁為尤郎婦，情好甚篤。尤郎為商遠行，妻阻之不從。尤出不歸，妻憶之病亡。臨亡，長歎曰：「吾恨不能阻其行，以至於此。今凡有商旅遠行，吾當作大風，為天下婦人阻之。」自後商旅發船，值打頭逆風，則曰：「此石尤風也。」遂止不行。婦人以夫姓為名，故曰石尤。

近有一人，自言有奇術，恒曰：「人能與我百錢，吾能返此風。」人有與之，風果止。後有人云：乃密書「我為石娘喚尤郎歸也，須放我舟行」四字，沉水中。出《江湖紀聞》。

死能化風，為天下婦女作方便，其靈甚矣，其力大矣，豈不能自致尤郎，而須人喚耶！夫惡男子之遠行，而誓為風以阻之，情蔽而愚矣。其靈也可化，其愚也可欺。

晉劉伯玉妻段明光，性極妒。伯玉嘗於妻前誦《洛神賦》，贊歎其美。明光曰：「君美水神而輕我耶？我死何患不為神。」乃自沉而死。死後七日見夢曰：「吾今得為神矣。」伯玉遂終身不敢渡此水。因名曰妒婦津。有好婦人渡者，必毀妝而濟，否則風波暴發。若醜婦，雖盛妝，神亦不妒也。婦人無外事，其性專一，故立志往往著奇。

化火

蜀帝生公主，詔乳母陳氏乳養。陳氏攜幼子與公主居禁中。各年長，陳子出宮。其後，此子以思公主故，疾亟。一日，陳氏入宮，有憂色。公主詢其故，陳氏陰以實對。公主許允，遂託幸祿廟，期與子會。及期，子先在廟候之，忽睡去。既公主入廟，子沉睡不醒。公主待久將歸，乃解幼時所弄玉環，附於子之懷中而去。及子醒寤，見之，怨氣成火，廟宇亦焚。祿廟，胡神也。

化鐵

昔有一商，美姿容，泊舟於西河下。而岸上高樓中，一美女相視月餘，兩情已契，為目手所隔，弗得遂願。迨後其商貨盡而去，女思成疾而死。父焚之，獨心中一物，不毀如鐵。出而磨之，照見其中有舟樓相對，隱隱如有人形。其父以為奇，藏之。

後商復來訪，其女已死，痛甚。咨詢博詢，備得其由。乃獻金於父，求鐵觀之，不覺淚下成血，血滴於心上，其心即灰矣。

心堅金石

至元年間，松江府庠生李彥直，小字玉郎，弱冠有文譽。其學之後圃，有高樓焉，眺望頗遠。彥直凡遇三夏，則讀書其中。圃外則妓館環之，絲竹之音，日至於耳，彥直亦習聞不怪。

一日，與同儕飲於樓上。一友聞之笑曰：「所謂『但聞其聲，不見其形』也。」彥直亦笑曰：「若見其形，並不賞其聲也。」眾請共賦其事，彥直賦先成。眾乃傳玩，忽報學師在門，彥直急取詩懷之，迎學師登樓，因而共飲。彥直復恐諸友饒舌，託以更衣，團其詩投於牆外。所投處，乃張姥之居。姥止一女，名麗容，又名翠眉娘。銜其才色，不可一世。旦夕坐一小樓，與李氏樓相錯。麗容拾紙展視，知為玉郎手筆，心竊慕焉。遂賡其韻，書於白綾帕上。他日，候彥直在樓，亦投牆外。彥直讀詩，知其意有屬也。踐太湖石望之，彼此相見，款語莫逆。麗容因問：「彥卿何以不婚？」彥直曰：「欲得才貌如卿者乃可。」麗容曰：「恐君相棄，妾敢自愛乎！」因私誓而別。彥直歸，告諸父母，父以其非類，叱之。復託親知再三，終不許。將一年，而彥直學業頓廢，幾成瘵疾；麗容亦閉門自守。父不得已，遣媒具六禮而聘焉。

婚有期矣。會本路參政阿魯臺任滿赴京。時伯顏為右丞相，獨秉大權，凡滿任者，必獻白金盈萬，否則立黜罷。阿魯臺宦九載，罄橐未及其半。謀於佐吏，吏曰：「左丞所少者，非財也，若能於各府選才色官妓三二人，加以妝飾獻之，費不過千金，而其喜必倍。」阿魯臺以為然，遂令佐吏假右相之命，諮於各府，得二人，而麗容為首。彥直父子奔走上下，謀之萬端，終莫能脫。麗容臨發，寄誠謝彥真，以死許之。遂絕飲食。張嫗泣曰：「爾死必累我。」麗容復稍稍食。舟既行，彥直徒步追隨，哀動行人。凡遇停舟之所，終夜號泣，伏寢水次。如是將兩月，而舟抵臨清。彥直跋涉三千餘里，足膚俱裂，無復人形。麗容於板隙窺見，一痛而絕。張嫗救之，良久方蘇。苦浣舟夫往謝彥直曰：「妾所以不即死者，母未脫耳。母去，妾即死。郎可歸家，無勞自苦。」彥直聞語，仰天大慟，投身於地，氣遂絕。舟夫憐之，共為坎土埋屍岸側。是夕，麗容縊於舟中。阿魯臺大怒曰：「我以珍衣玉食，致汝於極貴之地。而乃戀寒儒，誠賤骨也。」乃命舟夫裸其屍而焚之。屍盡，惟心不灰。舟夫以足踐之，忽出一小物如人形，大如手指。淨以水，其色如金，其堅如玉。衣冠眉髮，纖悉皆具，宛然一李彥直也，但不能言動耳。舟夫持報阿魯臺，臺驚曰：「異哉，精誠所結，一至此乎！」歎玩不已。眾請並驗彥直若何，亦發彥直屍焚之，而心中小物與前物相等，其像則張麗容也。阿魯臺大喜曰：「吾雖不能生致麗容，然此二物，實希世之寶。」遂囊以異錦，函以香木，題曰「心堅金石至寶」。於是厚給張嫗，聽為治喪以歸。

阿魯臺至京，捧函呈於右相，備述其由，右相喜甚。啟視無復前形，惟敗血二聚，臭穢不可近。右相大怒，下阿魯臺於法吏，治其奪人妻之罪。獄成，報曰：「男女之私，情堅志確。而始終不諧，所以一念不化，感形如此。既得合於一處，情遂氣伸，復還其故，理或有之矣。」右相怒不解，阿魯臺竟坐死。

昔有婦人性好山水，日日臨窗玩視，遂成心疾。死而焚之，惟心不化，其堅如石。有波斯胡一見驚賞，重價購去。問其所用，約明日至肆中驗之。及至肆，已鋸成片，每片皆光潤如玉，中有山水樹木，如細畫然。波斯云：「以為寶帶，價當無等。」夫山水無情之物，精神所注，形為之留，況兩情之相感乎！

望夫石

新野白河上，有石如人，名望夫石。相傳一婦送夫從戎，別於此，婦悵望久之，遂化為石。天台陳克（字子高。）題望夫石云：

「望夫處，江悠悠。化為石，不回頭。山頭日日風和雨，行人歸來石應語。」

婆餅焦

人有遠戍者，其婦從山頭望之，化為鳥。時烹餅將以為餉，使其子偵之，恐其焦不可食也。往已見其母化此物，但呼婆餅焦也。今江淮所在有之。

雙雉

《雉朝飛》操者，衛女傅母所作也。衛侯女嫁於齊太子，中道聞太子死，問傅母曰：「何如？」傅母曰：「且往當喪。」喪畢，不肯歸，終之以死。傅母悔之，取女所自操琴，於塚上鼓之。忽有雙雉俱出墓中。傅母撫雌雉曰：「女果為雉耶？」言未卒，俱飛而起，忽然不見。傅母悲痛，援琴作操，故曰《雉朝飛》。出揚雄《琴清》。

連枝梓雙鴛鴦

韓憑，戰國時為宋康王舍人。妻何氏，有美色。康王乃築臺望之，竟奪何而囚憑。何氏乃作《烏鵲歌》以見志曰：

「南山有烏，北山張羅。烏自高飛，羅當奈何？」

又曰：

「烏鵲雙飛，不樂鳳凰。妾自庶人，不樂君王。」

後聞憑自殺，乃陰腐其衣，與王登臺，自投臺下。左右引衣，衣絕，得遺書於帶中曰：「願以屍還韓氏而合葬。」王怒，命分埋之。兩塚相望，經宿，忽有梓木生於兩塚，根交於下，枝連於上。又有鳥如鴛鴦，雙棲於樹，朝暮悲鳴。人皆異之曰：「此韓憑夫婦精魂也。」故詩云：

「君不見，昔時同心人，化作鴛鴦鳥。和鳴一夕不暫離，交頸千年尚為少。」

何氏又有寄憑歌曰：

「其雨淫淫，河大水深，日出當心。」

康王以問蘇賀，賀曰：「雨淫淫，愁且思也。河水深，不得往來也。日當心，日過午則俎，明有死志也。」韓憑家，今在開封府。

雙梓雙鴻

吳黃龍年中，吳都海鹽有陸東美妻朱氏，有容止。夫妻相重，時人號為「比肩夫婦」。後妻死，東美不食而死。家人哀之，乃合葬。未一歲，塚上生梓樹同根，兩身相抱而合成一樹，每有雙鴻常宿於上。孫權聞之，封其里曰「比肩」，墓曰「雙梓」。後子弘與妻張亦相愛慕，吳人呼為「小比肩」。出《述異記》。

雙鶴

滎陽縣南百餘里有蘭巖山，峭拔千丈。常有雙鶴，素羽皦然，日夕偶影翔集。相傳云：昔有夫婦隱此山數百年，化為雙鶴，不絕往來。忽一旦一鶴為人所害，其一鶴歲常哀鳴，至今響動巖谷，莫知其年歲也。出《搜神記》。

連理樹

上官守愚者，揚州江都人，為奎章閣授經郎。時居順天館東，與國史檢討賈虛中為鄰。賈，柯敬仲友也，工詩善畫，家藏古琴三張，曰瓊瑤音、環珮音、蓬萊音，皆敬仲所鑿定。守愚亦雅好吟詠，兼嗜綠綺，與賈交遊特厚。每休暇過從，詩酒琴棋，從容竟日。賈無嗣，止三女。嘗曰：「吾三女可比三琴。」遂取琴名名女焉。守愚子粹，甚清俊聰敏。生時，人送《唐文粹》一部，故小字粹奴。年□歲，因遭就賈學。賈夫婦愛之如子，三女亦兄弟視之，呼為粹舍。嘗與其幼女蓬萊，同讀書學畫，深相愛重。賈妻戲之曰：「使蓬萊他日得婿如粹舍足矣。」歸以告，守愚曰：「吾意亦然。」遣媒往議，各已許諾。粹二人亦私喜不勝。不期賈忽罷歸，姻事竟弗諧。

後三年，守愚出為福州治中。始至，僦居民舍，得樓三楹。而對街一樓尤清雅，問之，乃賈氏宅也。守愚即日往訪，則瓊瑤、環珮已適人，惟蓬萊在室，亦許婚林氏矣。粹聞之，悒悒殊甚。蓬萊雖為父母許他姓，然亦非其意也。知粹至，欲一會而無由。彼此時時凝立樓欄相視，不能發語。蓬萊一日以白練帕裹象棋子擲粹，粹接視，上畫緋桃，題一詩曰：

「硃砂顏色瓣重臺，曾是劉晨舊看來。只好天台雲裡種，莫教移近俗人栽。」

粹雖美其意，然莫如之何。亦畫梅花一枝，寫詩以復。詩曰：

「蕊玉含春捏素羅，歲寒心事諒無他。縱令肯作仙郎伴，其奈孤山處士何！」

用綵繩繫琴軫三枚墜之，投還蓬萊。蓬萊展看，悶悶而已。

未逾時，值上元節。閩俗放燈甚盛，男女縱觀。粹察賈氏宅巷必往，乃潛伺於其門。更深後，果有女夫舁輦數乘而前，蓬萊與母三四輩上輦，婢妾追隨，相續不絕。粹尾其後，過□餘街，度不得見，乃行吟輦旁曰：

「天遣香街靜處逢，銀燈影裡見驚鴻。彩輿亦似蓬山隔，鸞自西飛鶴自東。」

蓬萊知為粹也，欲呼與語，訴其所懷，而礙於從者，亦於輦中微吟曰：

「莫向梅花怨薄情，梅花肯負歲寒盟！調羹欲問真消息，已許風流宋廣平。」

粹聽之，知其答已梅花之作，不勝感歎。歸坐樓中，念蓬萊之意雖堅，而林氏之聘終不可改，乃賦《鳳分飛》曲以寄之曰：

「梧桐凝露鮮鸞起，五色琅玕花新洗。嬌翩翩躑擬並棲，九苞文采如霞綺。驚飛忽作丹山別，弄玉簫聲怨嗚咽。咫尺秦臺隔弱流，瑣窗繡戶空明月。颺颺掃尾儀朝陽，可憐相望不相將。下墮塵寰伴凡鳥，不如交頸兩鴛鴦。」

詩成，無便寄去。

忽賈遣婢送荔枝一盤來，粹詭曰：「往在都下，與蓬萊同學，有書數冊未取，乞以此帖呈之，俾早送還。」婢不疑有他，持送蓬萊。讀之垂泣曰：「嗟乎，郎尚不余諒也。」乃作《龍劍合》曲答之，示終身相從之意。寫以魚箋，密置古文中。付婢綠荷曰：「粹舍取舊所讀書，此是也。汝持去還之。」其曲曰：

「龍劍埋沒獄間久，巨靈畫衛鬼夜守。蛟螭藏，魍魎走，精光橫天氣射斗。冲玄雲，發金鑰，至寶稀世有。奇姿爍人聲撼，鵝膏澤鏗鳳刻首。龍劍煌，新離房，靜垂流電舞飛霜。影含秋水刃拂鋌，輾^昆各^入團金寶珠裝。司空觀之識其良，懸諸玉帶間金章。紫燄煌煌明瑤璫，星折中臺事豈常。逡巡莫敢住，一去墮渺茫。龍劍靈，是龍精，瑩如鸞尾拂水清。雄作萬里別，雌傷千古情。暫留塵埃匣，何日可合併？會當逐風雷，相尋入延平。純鉤在瑤琨，縱然貴重非我匹。我匹久臥覃水雲，一雙遙憐兩地分。度山仍越壑，辛苦不可言。天遣雷煥兒，佩之大澤瀆。鏗然一躍同駿奔，駭浪驚濤白晝昏。始知神物自有偶，千秋萬歲肯離群。」粹讀之，服其才，而感其意。

俄而閩中大疫，蓬萊所議林生竟死。賈夫婦知粹未婚，乃遣人報守愚求終好，守愚欣躍從之。六禮既備，親迎有期。花燭之夜，粹與蓬萊相見，不啻若仙降也。因各賦詩以志喜。時至正□九年己亥二月八日也。粹詩曰：

「海棠開處燕來時，折得東風第一枝。鴛枕且酬交頸願，魚箋莫賦斷腸詩。桃花染帕春先透，柳葉蛾黃畫未遲。不用同心雙結帶，新人原是舊相知。」

蓬萊詩曰：

「與君相見即相憐，有分終須到底圓。舊女婿為新女婿，惡姻緣化好姻緣。秋波淺淺銀燈下，春筍纖纖玉鏡前。天遣赤繩先繫足，從今喚作並頭蓮。」

蓬萊有詩集，粹序之，名曰《絮雪》。

粹時才名藉甚，當道有欲薦之者。蓬萊苦口止之曰：「今風塵道梗，望都下如在天上。君豈可捨父母之養，而遠赴功名之途乎！」粹乃以親老辭。

次年，治中物故。又明年，為至正壬寅，閩城為盜所據，城中大姓多避匿山谷，粹亦攜家遁。盜蹤跡得之，盡戕其一門，留蓬萊一人不殺，將以為妻。蓬萊知不免，給盜曰：「我無歸矣，願事將軍。雖然，俟埋其故夫未晚也。」盜喜從之，同至屍所，拔佩刀為掘一坑。掘訖，擲刀於地，坐於旁曰：「吾倦矣！」目蓬萊，使取刀抄土掩之。蓬萊即舉刀自刎曰：「死作一處無恨！」盜遽起奪刀，已絕咽矣。盜怒曰：「汝望同穴乎？」遂埋蓬萊二□步外，使兩塚相望。

其年，燕則普化為福建行省平章，乃集諸縣民兵克城，民方復業。又數年，有同避寇者，始備說蓬萊事。平章遣人視之，將以禮改葬。至則兩墓之上各生一樹，相向枝連柯抱，糾結不可解。使者歸報，平章親往視之，果不謬。乃不敢發，但加脩葺，仍設奠祭焉。人呼為「連理塚樹」，閩人至今稱之不絕。見《剪燈餘話》。

並蒂蓮（凡二條）

揚州張姓者，富冠郡邑。有女字麗春，年□七，美姿容，善詩賦。遠近爭來締姻，張翁志在擇婿，不許。

同里曹姓者，家雖貧，有子名璧，聰俊工文詞，年□六未室，張頗垂意焉。曹以貧富自量，不敢啟齒。張一日開塾于家，令人招生過塾讀書。生負笈而至，麗春於花下窺之，竊念曰：「得歸此郎，平生足矣。」張亦暗喜。尋命生宿於西軒靜室，以便肄業。

時值菊節，張拉師出外登高。生兀坐書齋，不勝岑寂。日將晡，窗外閒步，偶與麗春相遇。生整容前揖，麗春亦不避，彼此交會，其禮甚恭。麗春笑曰：「子知家君館穀之意乎？東牀之選，其在茲矣。子宜鄭重！」正敘話間，侍婢報曰：「主人回矣。」遂各散去。翌日，麗春命侍兒蘭香持彩箋作詞寄生，中有「赤繩繫足」之句。生得詞甚喜，以詩一律答之，末聯云：

「昨夜嫦娥降消息，廣寒已許折高枝。」

一夕，生明燭獨坐，忽聞叩門聲。啟視乃麗春也。延入遜坐。麗春從袖中出花箋一幅，上書四絕句。笑曰：「妾效唐人作迴文四時詞，請君改改。」

其一：

「花枝幾朵紅垂檻，柳樹千絲綠繞堤。鴉鬢兩蟠烏裊裊，逕苔行步即香泥。」

其二：

「高梁畫棟棲雙燕，葉展荷錢小疊青。腰細褪裙羅帶緩，銷魂暗淚滴圍屏。」

其三：

「明月晚天清皎皎，凜霜晴霧冷悠悠。情傷暗想閒長夜，淚血垂胸鎖恨愁。」

其四：

「天冷雪花香墮指，日寒霜粉凍凝腮。懸懸意想空吁氣，夜月閒庭一樹梅。」

生誦畢，深贊其妙。將欲賡詠，麗遽曰：「不必和也。家君新構別墅，已狀四景。士夫題詠甚富，但無作迴文者。請君為之！」生按題揮筆，亦成四絕云。

其一：

「東西岸草迷煙淡，近遠汀花逐水流。虹跨短橋橫曲逕，石粼粼砌路悠悠。」

其二：

「牆矮築軒當綠野，樹高連屋近青山。香清散處殘紅落，酒興詩懷遣日閒。」

其三：

「溪曲繞村流水碧，小橋斜傍竹居清。啼烏月落霜天曉，岸泊閒舟兩葉輕。」

其四：

「歧路曲盤蛇裊裊，亂山群舞鳳層層。枝封雪蕊梅依屋，獨坐閒窗夜伴燈。」

麗春誦之，歎其敏妙。時漏下二鼓，生欲求歡。麗春正色曰：「所謂歸妹愆期，遲歸有待。君姑俟之。」遂各歸寢。

張公倩媒擇日下聘，贅生入門。花燭之夕，極盡綢繆。麗春謂生曰：「曩政所以逆君情者，為今夕耳。」生益歎服。

咸淳末，海寇犯揚州，官軍敗績，城遂陷。賊眾大掠，市肆一空。殆至張宅，家人奔竄。生女臥榻，適臨大池。倉卒無避，恐致辱身，乃相摟共溺池中而死。

逾年，池中忽生並蒂蓮，花紅香可愛。人爭以為異，觀者如市。士大夫題詠甚多，錄其尤者於左：

「佳人才子是前緣，不作天仙作水仙。白骨不埋黃壤土，清魂長浸碧波天。生前曾結同心帶，死後仍開並蒂蓮。千古風流千古恨，恩情不斷藕絲牽。」

詩詞成帙，名之曰《並蒂蓮集》，至今傳誦不絕。

又：民家有男女以私情不遂，赴水死。三日，二尺相攜出水濱。是歲，此陂荷花無不並蒂者。李仁卿《摸魚兒》紀其事云：

「為多情，和天地老，不應情遽如許。請君試聽雙渠怨，方見此情真處。誰點注，香激灩銀塘對抹胭脂露。藕絲幾縷，絆玉骨春心，金河曉淚，漠漠瑞紅吐。連理樹，一樣驪山懷古。古今朝暮雲雨。六郎夫婦，三生夢斷，幽恨徒前沮。須會取，共鴛鴦、翡翠照影長相聚。風不住。恨寂寞芳魂，輕煙北渚，涼月又南浦。」

情史氏曰：「情主動而無形，忽焉感人而不自知。有風之象，故其化為風。風者，周旋不捨之物，情之屬也。浸假而為石，頑矣。浸假而為鳥、為草、為木，蠢矣。然意東而東，意西而西。風之飄疾，惟鳥分其靈焉，雙翔雙集，可以人而不如鳥乎！梓能連枝，花啟並蒂，草木無知，象人情而有知也。人而無情，草木羞之矣！白香山云：

「在天願作比翼鳥，在地願為連理枝。天長地久有時盡，此恨此情無盡期。」

謂此也。噫！自非情堅金石，疇能有此。則其偶然凝而為金為石也，固宜。

補遺

化蛇（補雙雉後）

華陰縣令王真妻趙氏，與少年有私。少年化蛇，趙氏亦化蛇，俱入華山石見。

化怪草

舌堙山帝女死，化為怪草，恒媚於人。

宮人草

楚中有宮人草，狀如金荳，而其氣氛氳，花色紅翠。俗說楚靈王時，宮人數千，皆多愁曠。有囚死於宮中者，葬之後，墓上悉生此花。

鴛鴦樹

蜀王孟昶，悅宮婢李氏，行則同輿，坐則同席。末年遭殺，並命合葬。墓上有樹生異花，上似鴛鴦交頸，人不知名，但呼鴛鴦樹。有歌曰：

「願為墳上鴛鴦鳥，作雙飛去作雙歸。」

門化鴛鴦

漢時，鄆縣南門兩扇，忽一聲稱鴛，一聲稱鴦。晨夕開閉，聲聞京師。漢末惡之，令毀其門。兩扇化為鴛鴦，相隨飛去。遂改鄆為晏城縣。